

胸中有丘壑 笔墨作山河

□ 交通学院 阮雨奇

问各位亲爱的同学一个问题：在你心中，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哎，先别急着回答，咱们慢慢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流传至今。前者是从书本中用文字感受世界，在先贤的笔下来认识自己现在还没有到达的远方；后者则是用双腿丈量脚下的土地，亲自去体会什么是壮丽山河、锦绣风光。在交通如此便捷的今天，我们往往还是会因为时间、金钱、精力等条件不足而无法抵达那个正在对自己内心“招手”的地方。

此时我们虽然可以在文字里跟随前人先去“游历”一番，但“纸上得来终觉浅”，就算对一个地方了解得再透彻，没有亲眼见过，总不算到达了远方。

就比如一个人的想象力再好，也不能凭空想象出绚丽多彩的银河星空来。如果李白和岑夫子、丹丘生那晚没有通宵畅饮，只怕笔下就没有“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滔滔黄河之水天上来 的景象了；老李他也只有亲眼见到了天姥山的高耸入云、巍峨秀丽，才写得“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之句来。纵然他是浪漫派诗人的代表，可你说，他若没有 25 岁出川后 18 年的游历，又何必来这“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瑰丽诗篇呢？

年少时憧憬远方，梦想着古代侠客的一人一剑，孤身走天涯，赏途中景，遇道中人，做少年梦。可如今的我因拘泥于区区“碎银几两”，便完不成梦想；待功成名就之时，钱不是问题，但机遇已过，彼时只能感叹好友不在身边，纵使去得再远，也找不属于自己的好奇了。

人间至味是亲睦

□ 安全管理处 曹立鹏

随着年岁渐长，人对于生命和情感的感悟就会愈加深厚立体。抛却了繁华的浮躁与功利的叠加，剩下的，大多是简单、朴实却足够深刻的细节，能在每一次的闪回中勾起会心的幸福与回味，在这个日益嘈杂的现实中给心灵留下一隅净土，从中长出叫作“和睦如昔”的绿植。

假期回到父母那边，陪着他们过了些时日。青年离家，挥别故乡几十载，还是觉得那片生养我的土地最为亲切，也从心里觉得能亲伴高堂华发的时间弥足珍贵，所以每当有了假期，我大多会选择一家人回老家过段时日。父母年寿渐高，所幸身体健康，晚年平和度日，除了惦念远方的我们，几无挂牵。其实我们的归来在一定意义上打破了他们生活的平静，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反而还很享受地表现出幸福的烦恼，总是在絮絮叨叨的指责中流露出对我们的关心与期望，或是在忙忙碌碌的劳作中寄托一缕不易察觉的温情。父亲可以每天早晨去山上接山泉水给我们饮用，买好地道的特色早餐，变着花样做我们爱吃的吃食。母亲也会帮着收拾好酷暑时用的卧具，提前开好空调降温。孩子的姑姑舅舅家频频执手相约团聚，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度过酷热难耐的夏夜，体味难得的天伦之乐。妻可以外出逛街，购买质优价廉的衣服，游览小城层出不穷的景点，重返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女儿更是饱览故乡壮美

科大之夏，悄然绽放的诗意

□ 数学学院 李文博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淡薄的云层，洒在校园的建筑与树木上，便已带着丝丝缕缕的温热。不同于春日清晨的清新微凉，这阳光好似怀揣着夏日独有的热情，迫不及待地向世间宣告它的到来。走在前往图书馆的小径上，路旁的柳树垂下万千丝绦，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嫩绿的叶子相互摩挲，发出细碎的声响，似在诉说着夏日的絮语。阳光穿过柳枝的缝隙，在地面洒下斑驳的光影，随着风的吹拂，光影也随之舞动，宛如一场灵动的光影游戏。

校园的花园里，娇艳的月季红得似火，层层叠叠的花瓣簇拥成碗口大的花球，在绿叶间探出头来，尽情展示着自己的艳丽。而教学楼间的林荫道愈发幽深，香樟与梧桐撑起浓密的绿伞，阳光被筛成细碎的金箔，在石板路上跳跃闪烁。漫步其间，仿佛走进了流动的光影诗篇。墨水河的水面上，荷叶稀稀落落地漂浮着，粉白的荷花仅有寥寥一两朵从田田碧叶间怯生生地探出脑袋，虽不成片，却也为夏日的河面增添了几分清雅与诗意。倒是那石楠树有些不合时宜，细碎的白花密密匝匝，凑近时一股奇异的气息萦绕鼻尖，为夏日增添了几分独特记忆。

夏日的热浪，是时光写给青春的情书。

午后的校园，暑气渐渐升腾。教室里的风扇吱呀转动，却驱不散热浪。走廊上偶尔有抱着书本匆匆而过的同学，额角沁出细密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着光。蝉儿不知何时已爬上树梢，扯着嗓子唱起单调却充满力量的歌，仿佛要将夏日的炽热尽情宣

影——他背走了我们的雪山，最终自己也变成了一座山。

黄昏时，我带着弟弟走到高处。南方天际线处，祁连雪峰依旧淡淡地巍峨着。

“姐姐，山的那边是什么呀？”

“是长安。”我轻声答道。

“都是谁住在哪里啊？”弟弟歪着脑袋。

彼时的夜晚是如此温柔，晚风送来草原的气息，混合着艾草与奶香的熟悉味

道。

我低头说道：“住着那些曾经让我们流泪的人。”

弟弟听着我的话，眼神一直注视着南方，我怀疑他是否馋野莓了。

而此时的我已经足够老了，老到了足够去死的地步，迁徙到南边的弟弟也赶了回来。

我让弟弟把我扶到高处，我指了指南方，远处的祁连山脉从来不曾属于谁，它只是静静矗立，看着匈奴的鹰与汉家的雁在苍穹下交错飞过，一任翅膀上的羽毛映着夕晖发出金灿灿的光。

“你知道我此生最遗憾的是啥嘛？”

“没有再看到祁连山吗？”弟弟以为我后悔没有随他去南边。

“不是，是我从没见过霍将军的墓。”我用尽最后的力气说道。

我闭上眼睛，收回无限惆怅的秋水眸子。弟弟心领神会，用流利的长安官话开始唱道：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测绘学院 别永泰 / 摄



土建学院 边婧萱 / 摄

小城浪漫

□ 安全学院 姜逸飞

我想你一定知道，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浪漫。
霓虹如梦，车流如织，
每一条街道都写满匆忙的诗，
高楼间的风，夹带着凡人的梦想，
是一场永不停止的华丽舞会。

可你不知道，
小城市也有小城市的浪漫。
是暮色里一盏孤灯的温暖，
是街角摊前飘来的油花香，
是一场雨后泥土的清新味，
是那低语般的温柔，落在每一片树叶上。

你或许读不懂这小城的烟火气，
但你一定听过：
那些随风而来的老街故事，
那不急不躁的生活旋律，
那简简单单的平凡日常。
每一声问候、每一场细雨，
如同一段悠扬的曲子，
在时光中悄然回响。

大城市的浪漫是烟火，
绚丽、短暂、激情四射；
而小城市的浪漫是星光，
温柔、宁静，常伴左右。

你可以选择大城的高歌，
但不必小看小城的低语。
你可以选择大城的热烈，
但不必轻视小城的静谧。
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里，
也藏着属于它的深情与柔软，
恬淡里，有最真实的温暖；
平凡中，有最动人的浪漫。

我从毡车之中的缝隙最后一次窥见祁连山时，远处的雪山正在血色的天空中燃烧成灰烬。霍字帅旗卷过草原，那个汉家将军正抬手摘下头盔，祁连山的雪光映亮他年轻的脸庞与冰冷的眼神，不像传说中的恶魔，倒像邻家俊俏的阿哥。

九岁的我攥紧弟弟的手，听着身后毡房燃烧的爆裂声，夹杂着弯刀断裂与哭喊声渐行渐远。

弟弟哭问为什么要离开长满野莓的草场，我说不出口。

车队向北而行，车辙碾过开满野花的草场，一路上只有羊群的残骸和断弦的马头琴。祁连山峰在视野里越来越远，最后化作天边一道模糊的泪痕。

漠北的冬天来得格外早。我们住在漏风的帐篷里，嚼着干硬的肉干。漠北的寒风如同刀子，切断了老人们吟唱的歌谣：“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不知道是哪一个夜晚，最老的女萨满在结冰的河畔停下。她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杯红土——那是焉支山才有的颜色。阿妈用最后一点焉支山的红土，在我额间点了一抹淡淡的朱砂：“千万不要忘记故土的颜色。”

我问阿妈我们的山去向何方？

阿妈的话语仿佛寒风刮过苍凉的戈壁：“汉人将军把我们的山背回长安了。”北迁后的第三个春天，商队带来消息：二十四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暴病身亡。

他们说汉武帝哭了三天三夜，泪水湿透了三层衣袖，连续三十天食难下咽，为了纪念他，把他的坟墓筑成了祁连山的模样。

我正挤着羊奶，乳白色的汁液顿时洒了一地。思绪飞到了那个雪光中的身

泄。

夜幕降临时，图书馆的灯光成了校园最温暖的星火。我在伏案复习的间隙，望向窗外，月光正为教学楼镀上银边。蝉鸣声从墨绿的树冠里漫出来，混着远处操场传来的篮球撞击声，在燥热的空气里发酵成夏夜独有的韵律。偶尔有晚风掠过纱窗，翻动桌上的学习资料，也吹乱了写满公式的草稿纸，恍惚间我竟觉得这此起彼伏的喧嚣，都是时光赠予考研人的伴奏。

教学楼后的梧桐道成了夏夜最静谧的角落。路灯将树影拉长，在地面勾勒出交错的几何图形，细碎的月光从枝叶间隙漏下，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银河的星子。墨色的天空下，唯有草丛里的蛐蛐不知疲倦地吟唱，偶尔传来的蛙鸣从墨水河方向飘来，为这寂静的夜添了几分灵动。远处的大学生活动中心依旧灯火通明，透过窗户能隐约看见排练节目的身影，欢笑声混着吉他的旋律，如同跳动的音符，为夏日的校园注入青春的活力。

原来，奋斗与美好从不相悖，它们一同生长在科大的夏日里。

在这个夏天，尽管考研的压力如影随形，但科大的夏日风光却似一泓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灵。它让我在忙碌的学习之余，能停下脚步，感受校园里大自然的美好，汲取前行的力量。我知道，在这炎炎夏日里，不仅有蓬勃生长的万物，更有我为梦想努力拼搏的身影。科大的夏天，正以它独有的方式，陪伴着我，见证着我的成长。



材料学院 姜旭 / 摄